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 1963—1970年)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1963—1970年)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第2卷，1963—1970年 /
(瑞士) 卡尔·弗雷格编；王又佳，金秋野译．—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37-9231-6

I. ①阿… II. ①卡… ②王… ③金… III. ①建筑设
计—作品集—芬兰—现代 IV. ①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3444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字：10-2017-396 号

Fleig, Karl: Alvar Aalto: Das Gesamtwerk Band 2: 1963-1970©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Basel.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work may not be translated or copied in whole or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Walter De Gruyter GmbH, Genthiner Straße 13, 10785 Berlin, Germany).

本项目由“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城市设计理论方法体系研究”资助，项目
编号 UDC2016010100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第2卷：1963—1970年）

编 者 [瑞士] 卡尔·弗雷格
译 者 王又佳 金秋野
项 目 策 划 凤凰空间 / 李文恒
责 任 编 辑 刘屹立 赵 研
特 约 编 辑 李文恒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总 经 销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销网址 <http://www.ifengspace.cn>
印 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 000 mm 1 / 12
印 张 19
字 数 137 000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37-9231-6
定 价 248.00元（精）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销售部调换（电话：022-87893668）。

序

建筑师的良心

好的住宅建造不必具有任何正式的理由，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设计或配置色彩问题。好的住宅建造开始于给定城市中的建筑环境，实际上甚或更早。

生活区域依赖于它周边已经设计或建设好的城市环境，所以将两者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同样城镇规划也不能仅仅限定在城市的设计范围内，它必须被放在与给定的城市区域及其腹地相关的更大的区域内进行思考。否则将不可能恰当地满足人类需求，进而不能得到任何与社会相和谐的解决办法。

在北方，在我出生的那个“半蛮荒”的国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城镇规划问题自然要比欧洲中心那些人口稠密的国家容易解决。例如，芬兰在面积上与德国相等，但是它仅有400万人口。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尝试，用来与自然环境相嬉戏，用来将外面的自然与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很好地被利用。像芬兰这样的国家总是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他们非常希望将外部世界中的奇观复制到自己的国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复制的风尚，说起来，好莱坞就是我所知道的建造最差的城市。尽管如果基于明智的规划，芬兰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可能发展出一类更好的建造方法，但现实就是如此。

根本来说在原始的自然中间建造一座完全崭新的城市并不容易。而如果对建筑师说：在这里有一片森林，这里是一个湖泊，现在请在这里为两万人建造一座城镇，则会很容易。以德国的标准来说两万人并不算多，但是在北部

则是一个相当大的人口规模。我最近恰好被问及是否古老的欧洲城市并没有过时——它们当然过时了，所以这种讨论离题了，那些城市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在今天只应该建造新类型的城市。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之绝对化。

在人类的生活中既包含着传统也包含着创新，两者等价齐观。传统不能被完全抛弃，也不能被看作是应该被新事物所取代的旧事物。在人类的生活中连续性至关重要。通过好的城市规划方法将老城组织起来完全可能，这种新的方法具有新的自然保护理念，能够创造愉快的生活环境。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可能的。

我曾被问及在芬兰是否每一个小城都有官方的城市规划，这就意味着建筑师所关注的完全是城镇规划和公共项目。在芬兰，大多数城镇确实是这样的。然而，我认为这对于芬兰来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城镇与城市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所包含着的重要问题，不是仅仅靠官员与建筑师就能够解决的；依据固定的城镇规划建造的建筑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是巨大的、难于化解的。

一旦城市建成，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我现在站在这里，这里是欧洲的一部分（慕尼黑），在这里曾经驻扎着罗马军团。到现在是否仍未明确这些城市的规划是间接由罗马人制定的标准所决定的？虽然这些城市曾被一次次摧毁与重建，但人们对它的记忆仍然停留在罗马占领时期。甚至在今天这种记忆仍是一种衡量城市规划与居住区生活模式问题与变化的标尺。只能够期望大多数的公众会关注这类问题，并且所有的相关人士都会一齐为住宅建设创造一个

适宜的规划基础。

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带来了特定区域的快乐生活？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重大奇迹之一。为什么可怜的人类要在建筑中工作、吃饭与生活。虽然所有的动物无一例外要吃东西，但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固定的住所中。毫无疑问，居住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全部的文化都基于我们居住的天性。愉快的生活究竟来自于大花园中的小房子，来自无干扰的私密家庭，还是来自高度密集的大城市？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而且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我记得苏联曾经委托一名德国建筑师为当时的政权做城市规划。他们设定了城市规模的上限。每一座城市的居民不能够超过 15 万人，而且如果考虑到所有可能因素，会更少，大概只有 6 万人。欧洲的城市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规划人员及官员的控制范围，它们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 100 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心理上，甚至在生理上都是不适于生活的。那么上述所提及的俄国规划的结果如何？经过多年的论证之后，结果是俄国的政府主张知识交流，仅仅这一个理由就使得居住在一起变得有价值，而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大都市之中。最多只有 15 万人口的新中心在政府的眼中也显得过时了。

那么限度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开敞的乡村独立地生活，还是仅仅因为需要知识交流的原因生活在密集的人群中？我相信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是必需与可能的。

我们是应该建造独立的住宅还是高耸的公寓？理想的状况是既能够建造一种高层公寓，又能够使其中每一个单

元都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物理品质。在柏林，我试图在我的国际住宅博览会的住宅中解决这个问题，但自然我没有得到任何适宜的解决方法。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建造一座高层公寓而拥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品质。然而毕竟我们两者都需要，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高层文化，使其中的生活尽可能地与小的私人住宅大致相同。

有着开敞的玻璃墙和阳台的住宅，人们可以看到其内部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私密性。我们必须建造这样的住宅：在其中每一个独立的家庭都能够真正感到私人住宅的感觉，而且尽可能地与邻居相隔离。无论什么样的设计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的生活表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即使有数百颗人造卫星在飞来飞去，而家庭仍然保持着原初的单元结构。我们不能再继续做这种简单的假设，即人类将过着两种生活，一种集体的生活，一种私人的生活。这两种综合因素就像睡觉与工作一样不具可比性。我们必须建造房子来保证每个人的私密生活，以及其他需求。

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千万个不同的方法，但基本的方法必须保留。建筑不仅仅是装饰，即便说它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伦理问题，那么也是一种深刻的生理性课题。触及到了伦理的维度，我接下来要论及居住问题的形式方面。室内装修与室内装饰只是试图补偿住宅与自然环境之间交流的缺失。我相信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支持我的这个观点，这一客观事实甚至会在每一个设计中体现出来。

人们甚至可以可笑地坚持住宅中所运用的织物是自然的象征。这些织物的质感、色彩及设计再现了绿色的田野

和鲜花，这就是说，人们所生活的大都市，已经是一个不再拥有自然的元素的世界了。事实上，最初织物是自然的材料，但用织物所做的第一件家具、第一次室内布置就已经是流行的产物了。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由织物所决定，那么我们所能想到的仅仅是游牧民族的帐篷。

我已经说过，我仅仅从伦理的视角来评价形式问题。让我来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倾向于这样，而排斥其他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一座房子里和谐地生活是我们所必需的生理准则。与形式相比这个问题自然更是伦理层面的。形式、设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心存这样的想法，即最好的设计应该符合经典的范式。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种说法，它们应该是自然的、有生机的，而不是卖弄风情的。

人类的生活是悲剧与喜剧的组合。我们周围的形状与设计则是这些悲剧与喜剧的伴奏音乐。家具、织物、色彩搭配和结构应该被认真与恰当地制造出来，而不与人类生活中的悲剧与喜剧产生冲突。在这方面它就相当于得体的服装与得体的生活。

所有夸张的设计都会嘲笑我们，甚至更糟。我相信如果更多地关注伦理因素，在诸多领域都有强大潜力的工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滑稽的夸张，并在诸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人类更和谐地生活。如果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改进城镇规划、住宅、公寓以及室内装置，我们将会获得满足，因为这样我们将可以在不愉快的人类灵魂中投下一丝光亮。

阿尔瓦·阿尔托，1957 年

艺术

通常大众只能区分两类艺术。一类是画面中的自然世界、人物和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尽可能是一种再现真实生活的态度，称为自然主义，而另一类，与之相反，我们有非再现的艺术，或者其他我们想随便称呼它的那一类艺术。在后一种情形中，艺术形式的创造完全来自于艺术媒介自身。然而这种分法只是一种肤浅的区分，因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核心现象不应该这样被截然分开。几千年来艺术也没有从自然所包围的人类环境中脱离开来，而且将来也不可能脱离。

对于建筑而言，建筑所表现出来的使命以及目的则有一些不同的偏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问题又一次被重新问起：“你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们就再一次有了两个阵营，这种分法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艺术的分类一样肤浅。然而，这种区分与艺术的上述区分其意义却不尽相同。在建筑学中古老的传统风格是为自由设计所抵制的，然而，在艺术中艺术家所面临的抉择则是是否要复制自然。

不过建筑也不能将自己与自然和人类因素脱离开来，相反，永远也不能脱离。它的功能是将“自然”与我们拉得更近，在这里“自然”被理解成为一种具有非常广泛意义的自然，包含全部人类以及它的城市与文化。就设计而言，它的发展与其他的艺术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建筑学中，富于创造性的设计师也必然会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建筑学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类的天性与人类的世界，这些因素与建筑与其他艺术相比尤显重要。

看起来不断升级的争论在所有的艺术院校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但是我不能准确地定义它。新的发展原则在绘画与雕塑中已经出现，或许建筑学也与之相似，但在表面上却没有显现出来。这些新的原则必须通过全面与艰辛的阐释才能够辨明，别无他法。

因此，艺术首要的原则是永远以人类为中心的形式的自由创造。

阿尔瓦·阿尔托

前言

阿尔托工作室中的建筑师

每一项建筑设计从一开始的试探性草图到业主开始使用之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带有阿尔托个人的烙印。每一件事都保持着可变的状态，因为直到“理念”的最终实现，诸多不同的方法、比较和思考都是必需的，而且建筑师助理也对这些修改充满了热情。

整年当中会有许多客人造访阿尔托的工作室，他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间普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图板、案柜、一堆堆的纸和蓝图卷，有的时候所有的图板都被勤勉的助理完全占满了，而有的时候事务所则显得空荡与空闲。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总有这些或那些项目在向前推进，直至深夜，甚至在假期也会有助理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开始与结束并没有明确的日期与时间，因为工作是完全依照阿尔托的原则在运转：

“专注于建筑是一件需要一个人全副身心并付诸行动的事，这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在建筑学中没有孤立的问题，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所有的事相互关联。”

“建筑师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从城市规划到最小的附属之物。他是所有专业领域的协调者，因为他必须发现并将出现的文化用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具有些许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纪唯一可能尚存的一类独裁者。”

在与阿尔托的私人接触中，再一次感受到他是怎样热

忱地工作而且是怎样看待自己职业的，他试图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问题并寻求某些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他无暇顾及建筑形式理论，在语言与隐喻方面发现形式是每个人的责任，在这里理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有被观察着的鲜活的人生才能给我们带来准则。

每一个项目都是阿尔托通过无数的草图精心完成的，从纯粹的概念图纸到可见的细节设计都是如此。接下来负责这个项目执行的主任建筑师将开始把这些材料付诸实践。通过与阿尔托的密切合作，他研究这些草图及图示并将其转化为概念设计以提交给业主和结构工程师。

基本的概念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来，并且大体上清晰可见，经过确认，真正的建造工作就可以开始实施。所有这些事完成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和与建筑相关的专业人士相配合进行的。然而这些专业人员仅仅完成技术咨询的任务，是在阿尔托总体设计的主线之下探讨是否必须采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合理的要求。阿尔托甚至关心许多争论、异议和表现出来的错误，问题应该怎样在形式上解决，接下来是否在事实上解决，都完全处于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在一项工程中，如果从静力学的角度来看，对工程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最后发现阿尔托的设计不能以那种形式进行实施。那么，双方都会提出数不清的改进建议，进行比较与讨论。很长一段时候以后工程师发现了一种数学上的静止系统，建筑可以竖立起来，并与已经被忘记很久的初步方案相比较，令每个人惊讶的是除了一些不重要的偏离之外，新旧方案是相切合的。

在规划与工程领域并不是每一个建筑都表现出新的进步，更多的创新是运用新的材料进行试验，并且尝试将成果通过新的设计方法用于建筑。这样在早期，制造商与建筑师的对话就变得生动起来。

“不能允许任何事情仅仅流于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触及问题的根基，方法上的规则化与教条化是任何类型文化活动的死因。”

在实际执行阶段则充满了主任建筑师的烙印并由其指挥，在这一阶段他与所有与这一工程相关的任何代理相联系，包括专业人士、公众权威、承包公司和部分委托人。在每个项目中被选作主任建筑师的人都是在阿尔托团队里工作多年的成员。根据项目的范围与时间，会有一个或更多的同事来帮助他，帮助他的人通常会处于培训阶段的员工或是学生。主任建筑师绘制所有的平面图，而且无论工程的时间有多久都只做一个项目，他会从项目的开始一直坚持到建筑的竣工。而在竞赛期间，根据工作量的大小，会组织起专门的小组，其中包括阿尔托、他的妻子爱丽莎、许多主任建筑师和一些有经验的同事。参加这样的竞赛项目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参加，这种工作是紧张的、令人兴奋的，并且还可以与阿尔托本人密切合作。

另外，在实施方案与大概结构完成之前的间隙也会有与阿尔托短暂的私人接触的机会。他会仅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监督工作，并且在整个工程的全部过程之中他也只是掌控基本的大方向。在此期间，阿尔托的工作则限于在业主或主任建筑师陪同下对工地的经常考察，并与承包商探讨合理化的问题。而且，因为芬兰的惯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乡村，阿尔托的全部建筑都必须由承包公司建造。这些公司负责完成整个项目。这就是说，它们是代表工程与经济利益的公司，而建筑师在整个建造阶段仍保持着优先的决定权，因此承包公

司可以调整细节以使公司的力量合理化分配。这样也为阿尔托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按需要考察了基地以后，他可以在平面图上完全取消工程中那些需要大量空间且并不完全合理的部分，这样所有的空间要素都会变得清晰合理。这也会为工程的后续工作带来便利。

综合的、室内的以及细节的模型通常在整个建造施工过程中搭建在工地上，来指导参与项目的每个人，而且这些模型也能起到明确所有任务的作用。在大的框架建造完成之后，下一阶段则是关注细节，将建筑细化。直至竣工，所有的指导性原则都是由阿尔托制定的。

“人们总是精确地描述这个阶段，就好像这仅仅是一个建筑问题，但我们真正的工作只是遮蔽那些居住在建筑中的人。”

所有的这些过程并不包含除遮蔽意义以外的美化。更确切地说，整个过程是在试图通过使其清晰可见的方法来提炼已经存在的部分。

阿尔托所确定的各个建筑部分与建筑阶段的先后原则使得他甚至可以从一个相对不太大的任务中衍生出最多的变化，并在其上加注自己的印记。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决定最终设计时，阿尔托从构筑混凝土所运用的支架的不同寻常的排布方式中获得了灵感。

灯具、家具、花瓶和所有那些使得房子变得适宜居住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阿尔托自己设计与试验的作品。这些并不是在阿尔托的工作室中创作出来的，而是与阿泰克家具公司（Artek）合作的结果。该公司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由阿尔托创立，从事室内家具的创作。

“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发现形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设计。”

卡尔·弗雷格，1968 年

目 录

塞伊奈约基城镇中心	010	天使山班尼第科邵恩学院图书馆	118
罗瓦涅米城镇中心	012	罗瓦涅米图书馆	122
于韦斯屈莱行政与文化中心	014	于韦斯屈莱芬兰中部博物馆	130
勒沃库森文化中心	018	设拉子艺术博物馆	134
卡斯特罗普劳塞尔城市中心	021	塞伊奈约基教堂与教区中心	142
赫尔辛基新中心	026	沃尔夫斯堡教区中心	146
意大利帕维亚居住综合体	040	代特梅罗德教区中心	154
塞伊奈约基市政厅	044	波洛尼亚里奥拉教堂	160
阿拉耶尔维市政厅	048	苏伊士艾尔斯滕新教教区中心	165
德国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	052	拉赫蒂教堂	170
雷克雅未克斯堪的纳维亚屋	063	奥塔涅米工学院主楼	174
乌普萨拉西曼兰郡达拉学生联合会	067	奥塔涅米工学院供热车间	188
纽约国际教育协会	076	奥塔涅米学生旅馆	192
埃森歌剧院	080	恩索 - 古特蔡特总部办公楼	194
赫尔辛基音乐厅和会堂	088	斯堪的纳维亚银行行政办公楼	200
塞伊奈约基剧院	096	赫尔辛基学术书店	206
沃尔夫斯堡剧院	098	塔米萨里埃克奈斯储蓄银行	210
锡耶纳文化中心	102	不来梅高层公寓住宅	214
塞伊奈约基图书馆	106	卢塞恩舒标高层公寓住宅	220
奥塔涅米工学院图书馆	112	附录	228

注：本书外文原版出版于 1971 年，书中所述项目进度为当年情况。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1963—1970年)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 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

建筑师的良心

好的住宅建造不必具有任何正式的理由，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设计或配置色彩问题。好的住宅建造开始于给定城市中的建筑环境，实际上甚或更早。

生活区域依赖于它周边已经设计或建设好的城市环境，所以将两者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同样城镇规划也不能仅仅限定在城市的设计范围内，它必须被放在与给定的城市区域及其腹地相关的更大的区域内进行思考。否则将不可能恰当地满足人类需求，进而不能得到任何与社会相和谐的解决办法。

在北方，在我出生的那个“半蛮荒”的国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城镇规划问题自然要比欧洲中心那些人口稠密的国家容易解决。例如，芬兰在面积上与德国相等，但是它仅有400万人口。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尝试，用来与自然环境相嬉戏，用来将外面的自然与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很好地被利用。像芬兰这样的国家总是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他们非常希望将外部世界中的奇观复制到自己的国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复制的风尚，说起来，好莱坞就是我所知道的建造最差的城市。尽管如果基于明智的规划，芬兰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可能发展出一类更好的建造方法，但现实就是如此。

根本来说在原始的自然中间建造一座完全崭新的城市并不容易。而如果对建筑师说：在这里有一片森林，这里是一个湖泊，现在请在这里为两万人建造一座城镇，则会很容易。以德国的标准来说两万人并不算多，但是在北部

则是一个相当大的人口规模。我最近恰好被问及是否古老的欧洲城市并没有过时——它们当然过时了，所以这种讨论离题了，那些城市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在今天只应该建造新类型的城市。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之绝对化。

在人类的生活中既包含着传统也包含着创新，两者等价齐观。传统不能被完全抛弃，也不能被看作是应该被新事物所取代的旧事物。在人类的生活中连续性至关重要。通过好的城市规划方法将老城组织起来完全可能，这种新的方法具有新的自然保护理念，能够创造愉快的生活环境。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可能的。

我曾被问及在芬兰是否每一个小城都有官方的城市规划，这就意味着建筑师所关注的完全是城镇规划和公共项目。在芬兰，大多数城镇确实是这样的。然而，我认为这对于芬兰来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城镇与城市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所包含着的重要问题，不是仅仅靠官员与建筑师就能够解决的；依据固定的城镇规划建造的建筑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是巨大的、难于化解的。

一旦城市建成，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我现在站在这里，这里是欧洲的一部分（慕尼黑），在这里曾经驻扎着罗马军团。到现在是否仍未明确这些城市的规划是间接由罗马人制定的标准所决定的？虽然这些城市曾被一次次摧毁与重建，但人们对它的记忆仍然停留在罗马占领时期。甚至在今天这种记忆仍是一种衡量城市规划与居住区生活模式问题与变化的标尺。只能够期望大多数的公众会关注这类问题，并且所有的相关人士都会一齐为住宅建设创造一个

适宜的规划基础。

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带来了特定区域的快乐生活？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重大奇迹之一。为什么可怜的人类要在建筑中工作、吃饭与生活。虽然所有的动物无一例外要吃东西，但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固定的住所中。毫无疑问，居住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全部的文化都基于我们居住的天性。愉快的生活究竟来自于大花园中的小房子，来自无干扰的私密家庭，还是来自高度密集的大城市？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而且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我记得苏联曾经委托一名德国建筑师为当时的政权做城市规划。他们设定了城市规模的上限。每一座城市的居民不能够超过 15 万人，而且如果考虑到所有可能因素，会更少，大概只有 6 万人。欧洲的城市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规划人员及官员的控制范围，它们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 100 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心理上，甚至在生理上都是不适于生活的。那么上述所提及的俄国规划的结果如何？经过多年的论证之后，结果是俄国的政府主张知识交流，仅仅这一个理由就使得居住在一起变得有价值，而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大都市之中。最多只有 15 万人口的新中心在政府的眼中也显得过时了。

那么限度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开敞的乡村独立地生活，还是仅仅因为需要知识交流的原因生活在密集的人群中？我相信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是必需与可能的。

我们是应该建造独立的住宅还是高耸的公寓？理想的状况是既能够建造一种高层公寓，又能够使其中每一个单

元都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物理品质。在柏林，我试图在我的国际住宅博览会的住宅中解决这个问题，但自然我没有得到任何适宜的解决方法。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建造一座高层公寓而拥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品质。然而毕竟我们两者都需要，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高层文化，使其中的生活尽可能地与小的私人住宅大致相同。

有着开敞的玻璃墙和阳台的住宅，人们可以看到其内部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私密性。我们必须建造这样的住宅：在其中每一个独立的家庭都能够真正感到私人住宅的感觉，而且尽可能地与邻居相隔离。无论什么样的设计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的生活表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即使有数百颗人造卫星在飞来飞去，而家庭仍然保持着原初的单元结构。我们不能再继续做这种简单的假设，即人类将过着两种生活，一种集体的生活，一种私人的生活。这两种综合因素就像睡觉与工作一样不具可比性。我们必须建造房子来保证每个人的私密生活，以及其他需求。

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千万个不同的方法，但基本的方法必须保留。建筑不仅仅是装饰，即便说它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伦理问题，那么也是一种深刻的生理性课题。触及到了伦理的维度，我接下来要论及居住问题的形式方面。室内装修与室内装饰只是试图补偿住宅与自然环境之间交流的缺失。我相信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支持我的这个观点，这一客观事实甚至会在每一个设计中体现出来。

人们甚至可以可笑地坚持住宅中所运用的织物是自然的象征。这些织物的质感、色彩及设计再现了绿色的田野

和鲜花，这就是说，人们所生活的大都市，已经是一个不再拥有自然的元素的世界了。事实上，最初织物是自然的材料，但用织物所做的第一件家具、第一次室内布置就已经是流行的产物了。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由织物所决定，那么我们所能想到的仅仅是游牧民族的帐篷。

我已经说过，我仅仅从伦理的视角来评价形式问题。让我来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倾向于这样，而排斥其他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一座房子里和谐地生活是我们所必需的生理准则。与形式相比这个问题自然更是伦理层面的。形式、设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心存这样的想法，即最好的设计应该符合经典的范式。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种说法，它们应该是自然的、有生机的，而不是卖弄风情的。

人类的生活是悲剧与喜剧的组合。我们周围的形状与设计则是这些悲剧与喜剧的伴奏音乐。家具、织物、色彩搭配和结构应该被认真与恰当地制造出来，而不与人类生活中的悲剧与喜剧产生冲突。在这方面它就相当于得体的服装与得体的生活。

所有夸张的设计都会嘲笑我们，甚至更糟。我相信如果更多地关注伦理因素，在诸多领域都有强大潜力的工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滑稽的夸张，并在诸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人类更和谐地生活。如果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改进城镇规划、住宅、公寓以及室内装置，我们将会获得满足，因为这样我们将可以在不愉快的人类灵魂中投下一丝光亮。

阿尔瓦·阿尔托，1957 年

艺术

通常大众只能区分两类艺术。一类是画面中的自然世界、人物和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尽可能是一种再现真实生活的态度，称为自然主义，而另一类，与之相反，我们有非再现的艺术，或者其他我们想随便称呼它的那一类艺术。在后一种情形中，艺术形式的创造完全来自于艺术媒介自身。然而这种分法只是一种肤浅的区分，因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核心现象不应该这样被截然分开。几千年来艺术也没有从自然所包围的人类环境中脱离开来，而且将来也不可能脱离。

对于建筑而言，建筑所表现出来的使命以及目的则有一些不同的偏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问题又一次被重新问起：“你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们就再一次有了两个阵营，这种分法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艺术的分类一样肤浅。然而，这种区分与艺术的上述区分其意义却不尽相同。在建筑学中古老的传统风格是为自由设计所抵制的，然而，在艺术中艺术家所面临的抉择则是是否要复制自然。

不过建筑也不能将自己与自然和人类因素脱离开来，相反，永远也不能脱离。它的功能是将“自然”与我们拉得更近，在这里“自然”被理解成为一种具有非常广泛意义的自然，包含全部人类以及它的城市与文化。就设计而言，它的发展与其他的艺术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建筑学中，富于创造性的设计师也必然会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建筑学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类的天性与人类的世界，这些因素与建筑与其他艺术相比尤显重要。

看起来不断升级的争论在所有的艺术院校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但是我不能准确地定义它。新的发展原则在绘画与雕塑中已经出现，或许建筑学也与之相似，但在表面上却没有显现出来。这些新的原则必须通过全面与艰辛的阐释才能够辨明，别无他法。

因此，艺术首要的原则是永远以人类为中心的形式的自由创造。

阿尔瓦·阿尔托

前言

阿尔托工作室中的建筑师

每一项建筑设计从一开始的试探性草图到业主开始使用之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带有阿尔托个人的烙印。每一件事都保持着可变的状态，因为直到“理念”的最终实现，诸多不同的方法、比较和思考都是必需的，而且建筑师助理也对这些修改充满了热情。

整年当中会有许多客人造访阿尔托的工作室，他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间普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图板、案柜、一堆堆的纸和蓝图卷，有的时候所有的图板都被勤勉的助理完全占满了，而有的时候事务所则显得空荡与空闲。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总有这些或那些项目在向前推进，直至深夜，甚至在假期也会有助理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开始与结束并没有明确的日期与时间，因为工作是完全依照阿尔托的原则在运转：

“专注于建筑是一件需要一个人全副身心并付诸行动的事，这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在建筑学中没有孤立的问题，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所有的事相互关联。”

“建筑师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从城市规划到最小的附属之物。他是所有专业领域的协调者，因为他必须发现并将出现的文化用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具有些许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纪唯一可能尚存的一类独裁者。”

在与阿尔托的私人接触中，再一次感受到他是怎样热

忱地工作而且是怎样看待自己职业的，他试图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问题并寻求某些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他无暇顾及建筑形式理论，在语言与隐喻方面发现形式是每个人的责任，在这里理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有被观察着的鲜活的人生才能给我们带来准则。

每一个项目都是阿尔托通过无数的草图精心完成的，从纯粹的概念图纸到可见的细节设计都是如此。接下来负责这个项目执行的主任建筑师将开始把这些材料付诸实践。通过与阿尔托的密切合作，他研究这些草图及图示并将其转化为概念设计以提交给业主和结构工程师。

基本的概念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来，并且大体上清晰可见，经过确认，真正的建造工作就可以开始实施。所有这些事完成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和与建筑相关的专业人士相配合进行的。然而这些专业人员仅仅完成技术咨询的任务，是在阿尔托总体设计的主线之下来探讨是否必须采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合理的要求。阿尔托甚至关心许多争论、异议和表现出来的错误，问题应该怎样在形式上解决，接下来是否在事实上解决，都完全处于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在一项工程中，如果从静力学的角度来看，对工程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最后发现阿尔托的设计不能以那种形式进行实施。那么，双方都会提出数不清的改进建议，进行比较与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工程师发现了一种数学上的静止系统，建筑可以竖立起来，并与已经被忘记很久的初步方案相比较，令每个人惊讶的是除了一些不重要的偏离之外，新旧方案是相切合的。